

►深圳南澳的海膽炒飯。



在記憶裏閃着光的炒飯

社交媒體上最近有個超百萬網友參與的熱門話題：「有什麼情境會讓你突然覺得時間在不經意中過得飛快？」

上周有天去深圳辦事順便找朋友吃飯，接着是周五，在網上預訂了新發售的iPhone 16系列手機。當驅車一個多小時來到大鵬新區的南澳時，我不禁和友人一邊感慨「上次來西涌吃海鮮已經是很多年前了」，一邊在手機中翻找當時的照片。當我看到照片上的日期時，立刻共情了這個話題：照片拍攝於二〇一五年四月，拍攝自iPhone 6手機。

本來想在「五一」前後南澳海膽最肥美的時候來大快朵頤，但奈何北上消費的港人每個周末都有增無減，比起舌尖上一刻的歡愉，各大口岸人頭攢動的長隊還是更令我卻步。

南澳是深圳最適合度假的地方之一。這裏有可以挖沙、露營、燒烤、篝火晚會的沙灘，也有可以游泳、衝浪、划船、水上遊戲的大海。有清晨的黃金日出，還有黃昏的暖色夕陽，更獨有夜晚神秘美麗的「藍色眼淚」。當然，也少不了大海的饋贈——生猛魚蝦蟹。

這次來發現周邊的餐廳越來越多了，而且很多都能幫客人加工自帶的海鮮。為了吃記掛了很久海膽炒飯，選擇了輝記海邊餐廳，據店員稱是附近店家批發海膽的地方，那我們就從源頭拿下。想吃的椒鹽瀨尿蝦不夠了，店家又去問鄰居餐廳借食材，店門口有兩隻非常乖巧可愛的喜歡和客人互動的狗崽，是一派很和諧舒適的氛圍。

花蟹炒得鮮甜，鮑魚蒸得脆彈，海膽炒飯更是噴香，粒粒分明的炒飯和海膽黃澄澄的，好像閃着光。雖然南澳海膽沒有日本的甜綿，但炒在飯裏也無傷大雅。依舊是會為它再來的美味。

樂活
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

美國的「文化戰」

三十年前，美國社會學家James Davison Hunter在著作中推廣了「文化戰」（culture war）這個概念。多年後的今天，美國社會正在見證文化戰的氾濫。當年文化戰主要由重大機構發動，如政府、高等教育界等。如今文化戰卻深入民間。對「美好生活」、「美好社會」定義不同，就會爆發衝突；信仰某種意識形態或價值觀，就會將持異見者視為威脅個人生存、必須消滅的敵對勢力。

西方歷來推崇的「自由主義民主」（liberal democracy）實際是一種道德理想，倡導各方哪怕意見不同也能和平交流，別把消滅對方視為第一要務。但不同歷史階段總有大批人無法享受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權益，不同群體間的邊界也不斷被重新劃分，總有人覺得遭到排斥、打壓，文化戰因此爆發，且和階級鬥爭日益重合。最近一百五十年來美國保守主義、基督教價值觀日益被邊緣化，當年的掌權者日薄西山，想要奮起自衛，似也理所當然。

但Hunter認為，如果沒有共情、團結來抗衡「非自由主義的衝動」，人與人之間不再有交流的意願，會釀成巨大悲劇。他仍然相信文化的力量。文化是文明中具有象徵意義、表達功能的因素，是人們理解世界、創造意義的框架，所有的價值體系都植根於文化。他希望文化資源能幫我們想像一種包容、人道的公共生活，踐行「包容性的人文主義」。

最後，他指出美國一直是個多元社會，如果本地政界、商界領袖帶頭實行民主，進而推廣到全國，那麼無良政客就無法肆意煽風點火，左、右兩派也能避免你死我活、爭霸天下的僵持對峙了。

墟里
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人類養寵物的歷史很久遠。在中國，至晚唐代已出現寵物狗。元明清三代，定都北京，建了多處象房，作為皇家寵物象的居所。如今，可「寵」之物越來越多，由貓狗魚鳥擴至雞鴨鵝兔乃至於蛇蟲鼠蟻，由陸地生物擴至海洋生物，直至非生物。這不，這屆年輕人開始養養石頭寵物了。這些「寵物」大都有萌萌的大眼睛，有的還戴着眼鏡、帽子，就像穿着花衣服狗子。當然，石頭是不長眼的，這只是寵物店或寵物主人的加工，使它看起來更像寵物而已。

承上期，我們繼續討論二十世紀著名美國科幻小說家馮內果（Kurt Vonnegut）提出的五種基本故事結構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提到了「人陷困境」、「男孩遇見女孩」和「灰姑娘型」。今次，我們來說一說第四種故事結構——「從壞到更壞」（From Bad to Worse）。

「從壞到更壞」不屬於普遍常見的類型，但又因為不常見，它往往是不少經典故事的結構。顧名思義，在「從壞到更壞」的故事，一切從糟糕的狀態開始，並且不斷變得更糟。主角從故事一開始就在「G-I」軸（請

升降機是現代科技產物日常生活離不開。使用升降機的時候，它會令你想到什麼？又或者將問題範圍收窄：進入升降機之後，你首先會做什麼？

年輕時代，我在香港的劇場認識了E君。對方小時候跟隨家人從香港移民至加拿大多倫多，但他熱愛戲劇藝術，故此成年後經常回港及內地觀劇，更甚是自掏腰包邀請藝術團體赴加拿大演出。當年我在香港一個專業劇團擔任行政工作，結識E君後談得投契，他邀請我前往多倫多商談演出

上周末欄介紹香港管弦樂團風雨交加下揭開新樂季，一星期後另一旗艦級的香港中樂團亦開展第四十八樂季。上周四雖然無風無雨，但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貴人不少，逾百更是從遠方而來參與演出。

這場以作品名字《永遠的山丹丹》為題的音樂會，是該作品二〇一七年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，再以國家藝術基金項目在全國四十多個城市演出近一百場後，首次在香港演出。難得的是，首演樂團、獨奏、獨唱家等原班人馬全部來港演出，包括指揮的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。除了

作家遲子建在一次演講中透露，在她出生前，父親想一定是個男孩兒，又因為喜歡曹植，熟讀曹植名篇《洛神賦》，而曹植字子建，於是就跟遲子建的媽媽說，等孩子出生大名就叫「遲子建」。對於這個名字，遲子建說「特別像一個男孩兒的名字」。

詩人席慕蓉的抒情詩曾在海峽兩岸掀起熱潮，著名的歌曲《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》也是由她作詞。筆者讀中學時，不少同學背席慕蓉的詩，都從名字就簡單認為這是一位男詩人。電腦普及後上網查詢才知道，席慕蓉原籍內蒙古，全名「穆倫席連勃」，意為「浩蕩的江河」，慕蓉是「穆倫」的譯音，席則出自「席連勃」，是席慕蓉的祖先。

內地作家中，不少女作家取名磅礴大氣，聽起來似男生；也有不少男作家名字柔美溫婉，初見很容易誤認為是女生。

作家蕭楚女原名蕭秋，屈原

養塊石頭當寵物

那麼，石頭能當寵物養嗎？從吃飯睡覺等生理需求上來說，顯然不能；但如以情感寄託和陪伴論，答案卻是肯定的。石頭能寄情，被「收養」的資歷也很老。中國文人有賞石的傳統。書法家米芾酷愛奇石，遇到了稱為「石丈」「石兄」。石頭堅固而沉默，像極了把一切滄桑藏在心中的智者。宋人詩曰「數峰無語立斜陽」，淡然坦然，卓然毅然。即便是一方小石，或圓或方，或規整或嶙峋，或盈盈堪握，或俏立案頭，「一石清供，千秋如對」。與石對視，讓

參考上一期）的中點以下，他的故事弧線持續向下發展，沒有任何向好發展的跡象，而最終，結局更是走向無限的不幸。

舉例，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就是經典的「從壞到更壞」。故事開始時，主角格里高爾是一名旅行推銷員，他早已對生活和工作極為不滿，本想辭職，卻又因為家人依賴他的收入，不得不繼續忍耐。

然而，某天早上醒來，格里高爾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且噁心的蟲子。他感到極其不適，更由於蟲體的限制，他無法翻身下床，也無法正常

計劃，我們一起考察了當地一些劇場，發掘合作演出的可能性。然而，我們畢竟有些文化差異，對於一些安排或構想存着不同觀點。考察過程中，爭吵難免，但也盡量互相忍讓。

考察期間的某日，我倆又發生一些爭執。剛巧搭乘升降機，進入升降機內，E君便搶着說：「你們香港人進入升降機就喜歡先按開門鍵。」當時我不明白他為何這樣說，只覺得他無故挑剔而已。雖然合作不成，但我回港之後仍然與E君保持聯絡。那年頭智能手機仍未發達，我倆主要以電

主場的香港中樂團，加上原來演出的陝西廣播電視民族樂團和米脂吹打樂團，以及陝西民族樂團，四個樂團人數已經接近二百人（見附圖）。

作品以組曲形式分六個樂章組成，配以序曲及終曲。八段音樂通過不同設計，描繪陝北黃土人文風情。經過作曲家王丹紅深入細緻的藝術加工，說書、獨奏等保持原生態的同

伏牛山
喬苓

逢周一見報



人有穿透歲月的沉實之感。

不過，石頭寵物和觀賞奇石又有不同。在網友心中，石頭寵物沒有那麼嚴肅，但十分自律，懂事乖巧，陪你看劇、吃飯、旅行，是個萬能好搭子；而且，它從不隨地大小便，比起做貓狗主子的「鏟屎官」，養這樣的寵物簡直可以翻身把歌唱了。遇到壞人時，石頭寵物還能充當護身武器。為此，寵石者制訂了《石頭飼養指南》，呼籲「科學餵養」石頭寵物，不可毆打謾罵，隨意丟棄，還要給石頭提供安適的住所。

說話。當房門終於打開的時候，家人都被他的模樣嚇壞了！

格里高爾會得到家人的同情嗎？如果是「人陷困境」的故事，主角可能會在困境中成長，又或找到愛，以至出路，但《變形記》可是「從壞到更壞」的故事，所以我們會讀到的是，格里高爾的家人對他發出厭惡的叫喊，並將他關進房間。

隨着故事發展，情況變得越來越糟，例如食物讓格里高爾作嘔、父親向他擲蘋果、妹妹不願意照顧他等等，而最後，家人更希望他死去。在這樣的情節走勢下，格里高爾的結局

郵溝通。相隔多年，我倆在香港仍見過幾次面，但未有任何合作機會。

其後社交媒體發展蓬勃，我們漸變成了「網友」。有時我會留意到E君的帖文，他也會給我一些「關注」。可是隔了一段很長日子，都沒再見到他的帖文，我也沒多加留意。「聽說E君離世了，你知道嗎？」某日，另一位認識E君的劇場友好發訊息給我。於是我從社交媒體不斷搜尋，在其他人的賬戶確認了E君的死訊，頓時感到失落和難過。我與E君只算是萍水相逢，但卻難忘他對劇場

時，協奏、合奏、全奏等樂段奏出斑斕的管弦效果。閉眼聆聽個別樂段，幾乎感覺置身於大西北高原，在南隅香江難得一聽的三秦音畫，由正宗陝西子弟閻惠昌傾情領奏。

音樂會作為樂季開幕節目，鮮有地完全沒有講話、敲鑼等禮儀，直接進入演出這首近兩小時的巨著。開始由陝北民歌專家蘇文，以濃厚的陝西口音清唱。過程沒有用擴音，在舞台

音樂廳中，一曲奏罷，掌聲雷動。

指揮閻惠昌緩緩轉過身。那一刻，他沒有享受如潮水般的掌聲，而是示意觀眾安靜下來，而後沉聲言道：「請大家將手機轉為靜音模式，今天我們全場錄音錄影。剛剛的手機鈴聲，已經被錄进去了。很不幸。」儘管努力克制，但略微顫動的聲線，依然可以讓人感覺到他的平靜外表下內心的湧動。

這是香港中樂團第四十八樂季的開幕音樂會《永遠的山丹丹》，在第二樂章的最後階段，在音樂最激昂的時刻，音樂廳內不合時宜地響起了手機鈴聲。雖然不知身在何方的手機主人很快掐掉了鈴聲，雖然在雄渾有力的旋律之中，若不細心聆聽，甚至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令人心碎的雜音，但當然了，這怎能逃過指揮的耳朵？

「接下來的樂章是《五彩的窖洞》，是柔美而舒緩的幻想曲。

有人認為，石頭寵物實則是寵物降級。我無法苟同。寵物是情緒的託管所，各寵其寵，便是最好的安排。與其生造鄙視鏈，倒不如把看似荒誕的石頭寵物視為古代賞石文化的延續，盡情享受它提供的情緒價值，給心靈一個不凍的港灣。

知見錄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不可能像「灰姑娘型」故事的幸福，而是一種絕望：格里高爾的屍體被女僕隨手丟掉，沒有人悼念。

當你明白了如此「從壞到更壞」的結構，那你便更能讀懂小說《麥田捕手》、電影《黑天鵝》、漫畫《進擊的巨人》，以至更多更多經典故事的精髓。

普通讀者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的鍾愛。我在造訪多倫多之後，才明白當時他認為我做事過於急速，不顧及其他人的感受和要求。現在我每次進入升降機，首先會看看是否有其他人繼續進入，並且切記先按所需樓層，然後再按開門鍵。

文藝中年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樓上喊唱出高原山歌氛圍。接着同樣身處樓座的陝西米脂吹打樂團的兩位成員，頭戴白羊肚、以獨有的長桿噴呐，以低沉略帶粗獷的音色吹奏《信天游》。幾個小節後，全體逾五十位噴呐齊鳴，為文化中心音樂廳帶來前所未有的黃土音樂文化氛圍。那只是《序曲》部分，接下來的樂章，下回分解。

樂問集
周光蓁

逢周一見報



音樂會上的小插曲

請大家務必確保手機靜音，以靜心聆聽這美麗的旋律。」我所認識的閻惠昌，這位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絕對配得上「溫文爾雅」四字。他的話中，沒有憤怒，只有惋惜，惋惜原本完美的音樂，白璧微瑕。在短暫的寂靜之後，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。閻惠昌從容轉身，深吸一口氣，和台上百餘位演奏家一起，收拾心情再度投入音樂之中。

好在此後的演出一切順利，《永遠的山丹丹》是我看過的最震撼又最細膩、最溫柔又最粗獷、最民族又最世界的音樂會了。此前的一切期待，都在這場音樂會上獲得了加倍的回報。

大川集
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